

别让暴戾之气蔓延到日常生活

哈尔滨市公安局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,通报了10月11日晚发生的一起恶性伤害致死案。目前,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,案件仍在审理中。据了解,这6人均均为警察。10月11日22时许,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84号的糖果酒吧门前发生了一起恶性伤害致死案件,造成22岁的被害人林松岭当场死亡。(新华网 10月13日)

[重庆时报一评]

13日,黑龙江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现场监控录像;16日,我们能在网上找到一段更为完整的视频资料,从中可以发现林松岭曾有数次暴力挑衅行为;另外,其中3名当事人披露了当晚斗殴事件的细节。这时,舆论风向开始转变,由几乎一边倒痛斥警察,转为不少人认为死者的行为也有激化矛盾的嫌疑。这种转变,同样值得我们关注。

诚然,我们承认死者确有些挑衅行为,也看到当事警察起初存在一定的克制。但真正的克制,应该是指法律信仰下的自我约束。当时情形下,作为接受过司法训练的执法者,遇到挑衅,第一反应应是报警,而非以暴制暴。否则,会让人感觉,这是一种暴力崇拜下的惯性反应呢?

以目前的信息,公众很难完整还原那天晚上夜幕下的罪恶。只是,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,必须有人负责。在信息不完整,案情不明的情况下,公众的疑问也不会完全消散,争议还会继续。

在视频发布后,现在舆论导向有所转变,但转变是建立在目前掌握的信息基础上的。有网民就此提出疑问,现在的信息是否完整,两段视频有没有被人故意剪辑处理?还有网友质疑,从监控视频来看,警察为何驾驶无牌车?当时车速是否过快,是否存在酒后驾车?而那6名警察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,坊间也存在着激烈争议。

对于林松岭的尸检,警方称,死者家属希望寻找具有法律效力、值得信任的司法机构进行尸检,或接受全程监督。这其实也代表了一些网友的看法。相比尸检,负责案件调查的专案组,仍是当地公安局,未能实现“异地办案”,多少有些遗憾。我们也希望,能及时引进权威、独立的第三方作为仲裁,在公众和仲裁方的监督下,使案件调查审理实现最大的公平与公正。

当然,种种疑问和争议,也不是公众的刻意刁难,而是源于追寻真相的原始冲动。公众的要求其实并不高。只希望警方办案遵循程序正义,尊重我们的知情权,提供具体而完整的信息。只要信息完整,人人都会有理性而独立的思考,只要信息公开透明,真相就会尽快被最大程度地还原。

周正龙案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,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林松岭案中,警方能引以为鉴,全面迅速地公布信息,让公众在独立判断中走近真相,并由此触摸司法公正的灵魄。

[快报再评]

死者林松岭是否知道对方身份是警察,是否有恃无恐说过“你知不知道我舅舅是谁”并不重要,他拿水泥块将警察齐新的头部拍出血,导致斗殴激化,他肯定是有过错的。然而无论如何,他不该死——正是他的死,使此案成为重案,六名警察被刑拘。据称这些警察还是“素质不错”的,有几位是政工和法制干部。可是他们难道不懂警察使用武力的必要限度止于“制服”?撇开这起案件当事人双方特殊的身份(受过武力专业训练的警察与身强体壮的体院学生),放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看,这不过是当下存在的社会暴戾症候群(综合征)的一个点状表现。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暴戾之气,像无所不在的大气污染和水源污染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,更令人不安。

↓哈尔滨警察打死人的未竟之问 重庆时报 10月17日 作者 李晓亮

政府“救楼市”的钱是从哪来的

地方政府“救楼市”的政策正在蔓延。出台救市政策的地方政府,从最初的地震灾区成都,到西部地区的重庆、西安,再到中部地区的长沙、武汉,再发展到东部沿海的福州、厦门,现在已经到达长三角代表性城市南京、杭州和上海。截至目前,已有18个城市出台利好“救市”政策。(《南方日报》10月16日)

[中青一评]

政府该不该救市其实是伪问题,不存在救不救,而是如何救,采取什么方式救,什么时候救?地方政府救市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点:

世界性金融危机来势汹汹,美国次贷危机已成前车之鉴(当然,我国的楼市现状与美国有所不同),救市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的正当性选择。

有分析认为,房地产业与50多个行业有较高关联度,住宅建设投资通过消耗水泥、建材、钢材等上游行业产品,对经济的拉动系数为1.95左右;对下游行业产品如家具、家电等消费市场的带动系数为1.3~1.4。这些数据的准确性有待验证,但楼市遇挫会导致许多行业受损,应是事实。在当前内需不振的情况下,一些地方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楼市上,

应是必然。

再加上一些政府部门很难摆脱土地财政依赖症,有的地方仅仅房地产业纳税额一项,就占地税总额的1/3强。同时还有一些因素导致政府救市,比如近年来主管房地产业的官员腐败,有的甚至直接囤房、炒房,他们怎么可能愿意房价下跌?有房地产商透露,楼盘超过40%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“层层消化”掉了,他们又怎甘心放弃丰厚的外财?因此必然托市、救市。

此外,这也与利益集团的“绑架”有关。楼市一旦崩盘或者持续不景气,受损严重的还有银行。当前,银行已有极大的左右政策的能力。同时,房地产商也是发育成熟的利益主体,它们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能量。报道称,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表示,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

部门提出的房地产市场新政有望在下月推出。

在公众对房产新政所知无几的情况下,为何房地产人士率先知道?房地产商是否参与并影响了住宅和城乡建设部提出的方案?谁都知道不让地方政府救市是不可能的,不让房地产商公关也是不可能的,关键是中央政策不能动辄被影响、被左右。任何一项新政,如果不经过公众参与,没有足够的辩论,没有必需的制衡,都容易贻人口实。此次,美国政府推出数千亿救市计划,几经反复才最终被通过,见证了理性之治和民意之治的双赢。我国推行房产新政时,何不同样如此?

[快报再评]

政府该不该救市并不是伪问题,本文作者用利益集团“绑架”银行、地方政府依赖

“土地财政”两条就否定了救市的正当性。我这样想买的人,肯定希望楼市泡沫破灭、房地产暴利终结,让他们把去年房价暴涨时的暴利吐出来也是天经地义。但是我相信希望房价稳定的一方也有他们的说辞。大家都把自家的理由摆上桌面来寻求共识,救或不救市的决策才能让人接受。作者以美国救市法案通过经历的曲折,说明了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好处,换言之,作为公共政策有无公共性才是问题的要害。

房地产市场“过热”时,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先后出台了一些“调控”政策,但都只不过是印文件,挡不住房价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如今政府若出手救市,可就不一样了,不再是说说而已,是要拿真金白银的,这些钱财说到底全是全体纳税人的,没理由只由有关部门说了算。

↓缺乏民意支持的救市会贻人口实 中国青年报 10月17日 作者 王石川

[新闻晨报一评]

为提升干部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全局意识,云南罗平县目前正在开展干部职工都来排队轮流充当“一把手”的活动,一周换一次,被称为“一周局(部)长制”。虽然这一做法得到了县领导的首肯和支持,普通百姓却并不太关心。(10月16日《都市时报》)

我多么希望,一切有关权力体系的新举措都能带来深层次的改良与进步,然而当我面对这个“一周局长”制之时,却好像又看到了中国从来不可缺少的一种权力的童话,比如曾经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与“皇帝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”。在我看来,若说小学“一周班长”制度是在天真的心灵中播下了权力观念的种子,那么罗平县“一周局长”制度,则无疑是在权力的天花板上涂了一抹童心未泯的天真色彩。而正像网络上日益兴起的一种以“买卖奴隶”为乐趣的虚拟游戏一样,罗平县这个起于县委组织部部长“一个玩笑”而推行的“一周局长”制度,也正在成为当地官场一件极富想像力的大型权力游戏。游戏者获得了自足,相关民意却一片漠然。

每一种权力,每一个职位,都应有相应的民意为基础,亦应有相应的责任为前提。但是,用现行干部的考察任免原则以及权责对等原则,无法考量“一周局长”。就像“买卖奴隶”并不是真有奴隶那样,“一周局长”也不真的就是局长。它既不占用编制,也不参与常委会议,同时,遇上重大事项时还是要请示正式的局长或相关领导。换言之,不仅民意影响不了这些“周官”,这些“周官”也不必有什么责任意识。就此来说,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制度除了自我满足一种虚拟的“官瘾”之外,还能带来怎样的体验?

作为另外一个常识,那就是任何权力都需要在公众那里获得最终的评价。据称,罗平县已有近百人先后体验过当“周官”的滋味,“反映似乎不错”。比如有人说“个人能

力提升很大”云云。然而我却闹不明白,为什么一说到“反映”,所展示的总是一种体制内部的感受,而不是首先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感受?如报道所说,一旦问及他们是否为老百姓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,这些“周官”们都面露难色。

只是在封闭的体制内部自说自话,永远无法面对最真实的民意,“一周局长”制度除了成为一则真实而荒诞的权力及体制的童话之外,还有什么意义?又有什么值得“在全市甚至全省推广试行”之价值?当然,如果非得说它的确仍具有一些意义,仍有值得引发关注与思考之处,那么在我看来,“一周局长”这种权力体系内部的角色转换游戏,至少是在展示着对现行权力体制潜存的某种不满与质疑,否则难以解释他们何以欣然投身于这种游戏。

[快报再评]

作者评析“一周局长”的荒唐很到位,很有说服力。现在,我们接下来要追问的是,官场如此儿戏为什么会发生?直接原因当然是人浮于事,而不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,各司其职,各有其责。如果是这样就该“精简机构”大裁员,减轻纳税人负担。最近,英国对付金融危机的措施之一,就是大量裁减政府雇员,以压缩财政支出。而造成这样机关人员人浮于事的原因,自然是定编问责的机制有问题,是否为纳税人办了、办好了事,并不重要。还有一条就是,这种荒唐措施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出台,与这些年来不少机关搞花架子,应付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改革有很大的关系。在反腐败措施上是这样,在政府职能转变上也是这样。

把自家的奖搞公平了再去埋汰诺奖

↓诺奖与中国文学的坚持 中国青年报 10月14日 作者 杨于洋

瑞典文学院昨天宣布,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让-马里·居斯塔夫·勒·克莱齐奥。勒·克莱齐奥1940年在法国尼斯出生,用法语写作。(文汇报 10月10日)

[中青一评]

我们早就怀疑诺奖是一种欧洲标准,现在则找到了铁证。在今年诺奖揭晓前,负责诺奖评选的瑞典文学院终身秘书贺拉斯·恩达尔公开称,美国文学充满偏见和无知,美国作家今年仍然没戏。而他搞“欧洲中心论”,充满欧洲优越感。既然美国人揭穿真相,中国人正可以粪土诺奖,拒绝削足适履。

其实美国已有8位诺奖作家,他们愤愤于欧洲优越感,并非否定诺奖,而是想“取得更大成绩”。中国则是吃不到葡萄,就认为葡萄专为欧洲人而长。

大家想一想,国际肖邦钢琴大赛、欧洲的芭蕾舞大赛、戛纳电影节是不是欧洲标准?这些东西源于欧洲、盛于欧洲,中国却有人跑去参赛,结果技压群芳。就算诺奖乃欧洲标准,印度人能够达标,日本人也能达标,为何偏偏中国作家就不行?

说中国要有诺奖作家,也不是要把中国文学搞成一个为诺奖竞争的王国,而是要有那么几个作家摘得诺奖桂冠。一个繁荣的中国文学王国,大可以门派林立,但若没有作家与诺奖邂逅,也不太合情理。

中国作家得不到诺奖,其中必有缘故,自然有作家才情的问题,但板子不能全打到作家身上。文学是人类心灵的自由表达,涉及人与政治、时代的关系,作家要有自由的心灵,社会还要给作家表达的自由。中国现代文学迄今未百年,由于长期“左”的错误,作家缺少自由表达的权利。

由此,中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,作家没有独立人格,也难有传统支撑的坚持。

一个作家近日愤愤地说,一帮七八十岁的老人,思想与阅读习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,却决定谁得诺奖。其实,人性基本不变,文学不需要那么多创新,它需要的是保守和坚持。七老八十的人当家,恰恰意味着一种传统。中国需要的就是引入这种保守,给中国作家一种坚持,给中国文学一个传统。

[快报再评]

本文作者驳斥酸葡萄心理很有力,国际肖邦钢琴大赛、欧洲的芭蕾舞大赛、戛纳电影节都是“欧洲标准”,中国不是都有人去参赛并获奖了吗?所以还是要自省。作者说这是由于长期“左”的错误,作家缺少自由表达的权利;又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,作家没有独立人格,也难有传统支撑的坚持。前一点且不论,后一条很可疑,中国有载道和言志的传统,也有唯美怡情的传统,怪自己则可,怪祖宗则无理且无益。我看,还是先把国内的文学大奖搞得有公信力再去争诺奖吧!